

法国的极右翼

——“勒潘现象”的历史诠释

□ 复旦大学教授 金重远

2002年4月法国举行总统选举，极右翼候选人，国民阵线主席勒潘在首轮角逐中出人意料地获得17.02%的选票，击败了呼声很高的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了第二轮和希拉克的较量。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1999年10月，同样属极右翼的自由党在奥地利议会中所取得的胜利，着实使欧洲和世界都吃了一惊。虽然后来希拉克在5月的第二轮选举中轻松取胜，但法国极右势力此次掀起的风浪却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有必要追根溯源，从历史视角对“勒潘现象”作一番探讨。

一

还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便形成了左右两翼的政治概念，其源于当时召开的制宪会议：在会议主席台左侧就座的是激进派的议员，而温和派的议员则稳坐在主席台的右侧。从此，左、右两个词便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并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深深扎根：前者代表激进和革命，而后者则意味着保守和改良。不仅如此，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还扩展至全世界，因为现在人们已习惯以左、右两种概念来划分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

两百多年来，在法国构成右翼的既有像波拿巴派和奥尔良派那样的王朝主义者；也有拥护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先行者是大革命中先后登台的斐扬派和吉伦特派，而其共同的特色则是“保守的、实行等级制度的、信奉宗教的和注重军事的”。

除传统的右翼外，极右翼也不时出现在法国的政坛上，构成法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

19世纪80年代，法国爆发经济危机，同时又面临德国再次挑起战争的威胁，局势日趋紧张。于1886年初出任陆军部长的布朗热为达到个人目的，一方面表示要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又声称要废除共和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国，以此迎合人心，获得“爱国将军”、“复仇将军”的美称，骗取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并在多次议会选举中获胜。只是由于他过早暴露了自己的个人野心和极右思想，才最终遭到共和主义者的激烈反对，被迫逃亡比利时，并在那里自杀身亡。

20世纪初的法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和激化，再加上国际局势的紧张和世界大战的临近，极右势力得以再次抬头。由马拉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公开叫嚷要“打击整个共和制度”，并主张在法国“建立一个世袭的、反议会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王朝。对外，这个极右组织还不遗余力地鼓吹所谓“法兰西的伟大”，在一次大战中主张彻底打垮德国，并在战后加以严惩；但在二次大战中却又投靠贝当卖国政府，以至声名狼藉，最终被解散。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猖獗一时，法国的一些极右组织也乘机出来呼应，其中势力最大的当推拉罗克上校领导的“火十字团”。它要求改革国家体制，强化行政机构，限制议会权力和扩大总统权限；二次大战期间沦为德国占领当局的走卒，战后彻底瓦解。

20世纪50年代中，在第四共和国日趋衰微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数十万不满现状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在一名普通小店主普扎特的领导下，于1953年成立了“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同盟”。该组织最初仅是为了反对政府的苛捐杂税，但后来却

提出了取缔政党、解散议会和建立个人独裁的政治要求。普扎特主义确曾风光一时，普扎特和他的同伙在1956年的议会选举中曾获11.5%的选票，使法国社会大为震惊。但好景不长，普扎特主义也和布朗热主义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自1957年起便开始走下坡路，到第五共和国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极右势力在法国政坛上曾频频亮相。尽管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历史条件也有所差异，表现形式则更不尽相同，但仍可找到不少共同点。如极右势力的出现，往往是和经济困难及政局动荡联系在一起；而传统左、右翼，特别是传统右翼力量的消退则为极右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然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极右势力都会打出民族主义和反对议会制度的两面旗帜，并把它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勒潘现象”也不例外，它并未能跳出法国极右势力所固有的那个“历史范畴”。

二

1972年创建国民阵线的勒潘本是一位殖民主义分子，曾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参与镇压当地民族解放运动，后投身政界，1956年起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74年首次参加竞选总统仅获0.74%的选票，但此后在1988年和1995年两次角逐中，却先后获得14.4%和15%的选票，而在2002年的竞选中，还得以击败若斯潘，进入第二轮的角逐。

他所领导的国民阵线，也在多次法国国民议会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如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曾得到15.1%的选票，而在1993年欧洲议会的选

举中则得到过12.7%的选票。

国民阵线组织较严密，设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等高层机构，并由主席和总书记担任最高领导。下属有“青年国民阵线”、“警察国民阵线”、“国民教育运动”和“法兰西友爱”等外围组织。还办有《法兰西每分钟》、《每月撞击》等杂志和《民族周刊》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1999年党内发生分裂，由原第二号人物梅格雷另立“国民阵线——全国运动”，但原有的国民阵线仍保留了下来，实力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国民阵线善于应变，经常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如1978年公布的纲领便强调经济自由。到了80年代，勒潘又自诩为“美国之里根”，宣扬“人民资本主义”，声称要全力保护中小企业。90年代克林顿走红时，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又成为勒潘仿效的榜样。而当绿党在欧洲崛起，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国民阵线竟宣布自己是全欧最绿的一个党。

尽管口号和纲领变来变去，令人目不暇接，但国民阵线打出的一张王牌仍是“民族主义”，不过与以往的极右势力不一样的，其并非针对德国或其他国家，而是指向外来移民。

二次大战后，移民问题已成为法国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焦点。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4年时的4.1%增加到了1990年的6.3%。他们中90%为非熟练工人，集中居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中，干着又脏又累的活。51%的外来移民无业、无配偶、无子女，过着很不正常的生活，因此犯罪率也很高。

大多数法国人都对外来移民抱有反感。1980年代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政府对移民作了太多的让步，另有70%的人则主张应将移民、首先是阿拉伯人驱逐出境。1990年，76%的受调查者认为生活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太多了，另有40%的人则认为亚洲人太多了，并极端憎恶穆斯林。

国民阵线历来宣扬民族优胜论，千方百计渲染所谓种族的优胜劣汰，强调应保持“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特性”。勒潘本人也亲自出马，肆意攻击外来移民，说他们的来到加剧了法国的失业，并使法国人增加了不安全感。他甚至危言耸听，断言第一代的移民往往只忙于求生，而第二代的移民将投身政治活动，势必会威胁到

法国的主权，动摇法国的民主基础。

国民阵线的这种做法完全迎合了群众的心态，为它在各种重要的选举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如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当时反移民调子唱得最高的国民阵线出人意料之外地获得了11%的选票。

1973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引发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深受其害的法国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直至1996年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生产上不去，失业人数不断增加，1974年是60万人，1976年便达百余万人，1981年更猛增到200万人。即使到了90年代，尽管生产情况有所改善，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1990年为9%，1995年则达11.8%。与此同时每年的通胀率却在10%左右，这就表明法国的经济已进入了可怕的滞胀时期。

经济的衰退又同时突出了社会的不公正。1982年欧共体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法国穷人占总人口的14.8%，即全国共有穷人789万，这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另有一些资料显示，10%的法国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50—58%，而50%的法国普通百姓只拥有全国财富的5%。

经济状况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的加剧，必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自1972年至1983年，犯罪增加了112.7%，盗窃增加了281%，吸毒增加了756%。1984年，有6%的法国人成为犯罪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人心惶惶的局面，1985年接受调查的法国人中，有45%担心个人安全受损，而这一比例在妇女中为55%，在小商贩中为60%，在50岁以上的人中为53%。

在一个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的社会里，历来崇尚极权主义的国民阵线自然抓住机会出来活动。勒潘不仅呼吁在学校加强传统和道德的教育；而且还反对堕胎，以净化社会风气；并主张恢复死刑和各种体罚，以打击犯罪。勒潘甚至多次强调，只有效法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在法国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为日益衰微的法国找到一条出路。勒潘的上述言论，得到了法国社会上一些人的支持。

自1970年代起，法国传统的左、右翼，特别是传统右翼力量的减弱，为国民阵线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蓝领

工人的减少和工会运动的低迷，以及1989年至1991年相继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由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传统左翼也逐渐失势。共产党的威信下降得尤其厉害，在历次议会选举中所赢得的选票从20世纪40年代的25%降低到1990年代的10%左右。即使是1981年上台执政的社会党也屡屡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只得在1986年和1993年两次和右翼实行“共治”。在2002年的选举中，社会党不仅丢掉了总统的宝座，而且在议会中也失去了多数，从而也失去了和右翼继续“共治”的机会。

传统右翼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自从戴高乐去世后，无论是蓬皮杜，还是希拉克，他们都无法重铸昔日戴派的辉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戴高乐将军叱咤风云于法国政坛的场景已永远成为一种历史回忆。戴派目前只能在天主教徒和老年人中，以及在农村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它目前不仅要和德斯坦派，而且还要和许多小的右翼政党组成的联盟来一起参加竞选。通过2002年的大选，总统的宝座虽仍由戴派的希拉克占据，但总理一职却由右翼中最小的自由民主党的拉法兰来担任，这也表明戴派已无法像戴高乐在位时那样，单独挑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戴派一直是传统右翼的核心，它的影响的缩小也标志着传统右翼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调整时期。

于是，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也就钻了这个空子，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作了一番尽兴的表演。

今后，极右势力还将继续在法国兴风作浪，然而他们成得了大气候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

一、大革命开了一个好头，两百多年来在法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主机制，极端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个人独裁在此早已无容身之地，极右势力在历史上的多次失败已证实了这一点。

二、传统的右翼已牢固占有自己的阵地，极右势力想挤身进来，硬塞进自己的概念是决不会得逞的。

三、法国人民接受和支持传统的左翼和右翼，但却一贯唾弃和排斥极左和极右，就像1968年他们曾坚决否定极左一样，今天他们同样毫不犹豫地摒弃极右。法国将永远以一个温和共和国的形象屹立在这个世界上。

编辑 沈佩萍